

兽道

●沙汀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兽 道

沙 汀

据群益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简装书/鲁迅等著;王彬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92-3

I. 中… I. ①鲁…②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53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作 者	鲁迅等著 王彬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跃华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新版策划	杨成春 韩龙梅
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8000 千字
印 张	357.625
插 页	30 页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092-3/I·2339
定 价	430.00 元(全 86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分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行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

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説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辑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

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书 目

- 一、鲁 迅：《呐喊》
- 二、杨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 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十四、冰 心：《超人》
-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 十六、柔 石：《二月》
-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 十八、沙 汀：《兽道》
- 十九、艾 芜：《南行记》
-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二十五、徐 讷：《鬼恋》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三十、张爱玲：《传奇》

沙汀(1904—1993)，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四川安县人。

沙汀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既属于乡土文学又属于社会剖析派。他早期的作品大都是松散的印象式的，“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为此他与艾芜曾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作法；又向茅盾求教。《子夜》出版后，使他克服了“创作上的危机”。一九三五年后他陆续写出了《丁跛公》、《兽道》、《代理县长》，抗战后又写出了《在其香居茶馆里》和《一个秋天的晚上》等小说名篇。沙汀的小说严谨含蓄，他善于通过冷静客观的手法勾画出盘踞在四川农村的大小小丑类的狰狞嘴脸，展示出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平凡而又高贵的灵魂。他善于讽刺，但拒绝漫画笔法，从而凝重深沉。可以说，沙汀的短篇小说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超过的以四川为背景的最好的乡土写实小说。乡土小说，浅层次看，往往脱不开地方风土的渲染，沙汀则深入一层，不是以地方风景和特殊民俗为背景，而是以地方的特殊社会、人物之间的关系为背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把乡土小说升华到更高境界。沙汀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有《兽道》、《土饼》、《堪察加小景》；长篇小说有《淘金记》、《困兽记》等。

《兽道》由群益出版社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共收十二篇小说，是沙汀从他四个短篇小说集中遴选出来的。他在《题记》中谈到某些关于写作小说的经验，是颇为恳切而值得青年作家一读的。

题 记

这里的十二篇小说，是从四个短篇集选出来的：航线，土饼，苦难和祖父的故事。

前三种在文化生活社出版，上海陷落，纸型来不及运出，随后书店又遭敌人查抄一次，下落也就更加渺茫。后一种由郑振铎先生编入文学研究会一套丛刊里面，由商务印行，因为战事关系，至今不曾得到一点消息。

这四本集子，共有小说四十篇，我在上海期间所写的东西，大体尽于此了。现在选出这十二篇来，虽然多少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但这并非我的选集，目的倒在：第一，保存一部分材料免致失散，其次，我相信少数并无成见，真情实意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或许还需要翻翻它们。

我说不是选集，这也并非自谦，因为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没到要出一本选集的时候。而这个的不妥当，正如朋友们半开玩笑，亲封我为幽默作家，讽刺作家时所常感觉到的不妥当一样。老实讲吧，虽然才能天分都很有限，当一想到若干成绩斐然的师友，都还在努力精进的时候，我也实在羞于故步自封，站下来不走了。

我初学写小说，是一九三零年，这里面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东西，是三六年六月，因此这也不能说是选集。同时，也没有将战前的创作活动作一结束的意思，因为一般的说来，我并不觉得我在题材上，见解上，战前战后有着怎样的差异。如

果强要说它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然而，如果挪通回顾一下我短短的创作历程，要找出一个差异来，也不是很难的。大体说来，航线，土饼以后所写的作品，较为合乎我的理想，写的时候也痛快省力。因为它们都是我所熟知的题材的缘故。而航线，土饼当中的大部作品，则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的。正惟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

因此，便在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当中，读者也不难看出，编在最末的各篇，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都已经取材于四川了。而且，一部分着重在写人物。这个改变，在我是颇为有意义的，而促成这个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一九三五年回过一次故乡，重新接触到了生活。由此也更可见生活知识之于我辈的重要。我常常这样想，技巧诚然是了不得，它可能帮助你准确适当的处置你的材料，在摄取材料的时候。它能给你的方便也不会少；可是，如果和生活脱了节，你就只有架空，至少，你会觉得事半功倍。但自然，思想，是更重要，不过思想也必需以生活作养料，它才不致枯死，不致仅仅教会你装腔作势。

因为收在这里的全是战前的作品，读者也许以为它们和现实无关了吧？这是对的，若果你把现实同新闻看成了同义语；而现实一语若果别有解释，那么，至少至少，这里所表现的，正和目前的情形有着颇深的血缘关系。举例来说：那位烹调专家，已经绝迹仕途了么？没有！说不定经过训练，挑选，已经正式当了县长，喉咙也变得更粗了！丁乡约也一定另外顶了个头衔，正跛着条腿，挨家挨户催收粮谷，并热中

于种种新政。而那个软弱的知识份子，更不见得会对老婆的妊娠泰然处之！

最后，我还要放一大炮：我所写的若果真已和现实无关，抗战早胜利了！

编校既讫，信笔写此题记。

一九四四，十一月卅日，于敌人西进声中。

目 录

题记.....	(1)
莹儿.....	(1)
恐怖	(11)
平平常常的故事	(18)
孕	(26)
丁跛公	(40)
凶手	(54)
逃难	(64)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	(74)
代理县长	(83)
祖父的故事	(94)
兽道.....	(106)
在祠堂里.....	(116)

莹 儿

孩子一生下地我就随时叮咛着：

“莹儿要让他粗野些啊！没娇惯了。”

然而对这叮咛，妻总瞟着不相信的眼光，有时还故意做出亲昵的样子气人。

“你看，对瑜儿你总算尽了做母亲的心了吧！怎样？唉！”

后来，我甚至冒冒失失地例举那天亡了的，第一个孩子警告她。这一来，妻底对孩子的担心更不成话了，恨不得终朝衔在口里。一刻不见，就“莹莹呢”，“莹莹呢”地乱嚷，即使被丝线撞一下，也“痛么？宝宝”地唠叨着。

有一次，我着实看不过了：

“我看你要娇惯坏了才安心罢！没钱人又怎样呢？我看，要惯死才相信！”

回答是一片没有料到的模糊的哭嚷。并且继续嚷了两三夜，说我存心咒她底宝贝，说我是黑心肝……从此，我也就少注意孩子的教养了。一则，每天要到学校里拌几点钟的嘴，回来又要储蓄次一日的废话，已够人忙了；二来呢？孩子快满五岁了，却还像婴儿样，一时一刻都贴在母亲的胸膛上，脸色纸一样白，吃淡薄的牛乳都会停食，我又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张来，怕万一发生什么差错；心想：好罢！好罢！看你把他怎样！说来，我是在同妻赌气了。

唉！女人家是多难缠啊！至少，我底女人是这样。无事

地时候，总顽固地称狠，可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像什么似的，拿不出主意来了。

日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五月前一个礼拜日的晚上。夜已深了，月亮像一个苍白的浮肿的脸在向窗内窥视，突然，妻像鬼影似地坐落在我底书桌对面了，一会，怯生生地说：

“方子都用遍了！怎样啊，……”

“嗯？”

我并没有把眼睛从书上移开，只是漠然地反问。其实，妻说的什么，自己问的什么，是一点也不清楚的，我那时正抱歉自己底记忆力，已经被许多不必要的废话弄坏了。

“唔？”

妻还是没有张声。从经验，我嗅到某种不快意的气味了，于是把鼻子从模糊的字堆里提出来，——妻在幽幽地暗泣呢！

“唉！又是这一套！说好了呀！”

这一下，更是手蒙了脸，放开嗓子哭了，好在我虽说吃惊，却还没有吓跑了自己的习惯，于是拍着她底肩头，我唱起惯调来：

“啊，啊，羞呀！——好！是我不是！对吧？啊！说呀！你看，我多难过！”

“你也晓得难过么？”

“好，就算我是木头！但是，什么呀？”

后来，总算啾啾啾地把一切说明白了，还不是孩子的事！跑进卧室一看，果然，小小的身体只剩一张皮和一付骨骼了，眼睑下垂着，显出似睡非睡的神气。

“唉！这就是你当母亲的成绩啊！”

或许是我们张惶的样子太吓人了，莹儿也突然哭起来。

“啊啊，宝宝，啊啊……”

我一面安慰着孩子，一面抱怨着妻。但是事情已成了这样，你指着鼻子，我指着眼窝地互相唠叨一阵，又有什么意思呢？

“唉，你们的话也难说啊！——还捱么？请医生呀！”我终于这样结束了毫无意味的抱怨和着急。

从这夜里那个留长指甲，说话口水乱溅的中医起，在一星期当中，中西医生接连换了三四个；病症，虽说得有点恍惚，但我相信都诊断得不错：虚弱。可是药却一点也不见效。

自然，这病不是短期可以医好，也不是靠药瓶子药汤罐可以医好的。重要的，是在能够使他喜欢玩，喜欢跑跳，像我自己幼年在田埂上抓泥土玩那样。总之，要从母亲底奶子底下解放出来才好啊！

“怎样？让他粗野些试试看，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

妻总算听了我的意见，接着就买了些运动玩具给莹。孩子的脸上，不久，果然有点血色了，这才叫人稍稍安了心。

唉，那骑在小小的自动车上，踏着脚，把脸都给挣红了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活现在眼前呢！唉，那苹果色的脸，……不要想这些了。

的确，没到一月，孩子就好了多少，仿佛能够看见他生色，长肉，再少瘪着睡眠不足的眼皮，张着小口，拖着妻底衣角，“妈妈，”“妈”地叫着的可怜的样儿了。

“怎么？早听我说，——”

“对！你能干！”妻笑着截断我。“只是地方太小了，——呀！当心！”

地方真太小，莹儿骑着车，不到几步就碰墙壁，并且空气很坏，轻软的煤烟斑斑地贴在流汗的小脸上，暑假能够搬到市外住一住，那就好了。

“我相信，孩子会发胖呢，只要挨近乡间住。”

“不是么？搬一搬好了啊！唔？”

想起来，这也许竟是我的错误了。自己不先提起或许不会搬到这使人伤心的屋子里来吧？莹儿也不会闭着他底小眼睛，没理会爸爸妈妈的哭泣和叹气吧？因为，自我一提起搬家的话，妻就每天“早搬好啊，”“你看，尽都服不起原呢，”她同我拌嘴，要我不等到暑期就搬到市外去。后来，真地搬了，而不幸的打击是来了。……

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尽头，一层楼的小洋房，左右有两三家木料厂，同一些低矮的锈铅皮盖的小屋，除了锯木的柔和单纯的调子，被空旷的田野磨软了的远远的火车声，没有一点声息。走出绕在门前的长长的篱笆，在初夏透明的空气下躺着碧绿的田地，一住定，好像孩子胖胖的脸已经软软地贴在我颊上了。

“你看！好多了哩！”

“不是么？来！莹莹，跳给爸爸看！”

这样，我们一有闲，总是把孩子的体重，颜色，饭量，玩跳的事当做谈话的资料，仿佛就说尽几代人那样长的时间也不会败味。

倘是遇见莹儿不爱跳动，呆拖着妻叫“妈”，“妈”的时候，妻便像失掉了灵魂似地问：

“怎么？不舒么？来，妈抱！”

或者，夜里阴沉着脸，飘到书房里来：